

Jin Ma Yi Ke Huan Xi Lie



金蚂蚁科幻系列

凌晨/著

九野

JIU YE XIAN ZONG



新蕾出版社

XIN LEI CHU BAN SHE

九五

无孚惠心勿



JINNAYI
KEHUANXILIE



90252206



九野仙踪

凌晨/著



R3099 / 04

新蕾出版社
· 天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野仙踪／凌晨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0.10

(金蚂蚁科幻系列)

ISBN 7-5307-2462-2

I. 九…

II. 凌…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056 号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电 话: 总编办 (022)27301675

发行部 (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 (022)2730167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定 价: 11.00 元



金蚂蚁科幻系列
九野仙踪

编者的话

“金蚂蚁科幻系列”是我社花费两年多的时间，精心策划出版的一套长篇科幻小说丛书。几位作者是我国当代具有很强创作实力的科幻作家。他们怀着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发挥丰富的想像力，为广大青少年和科幻爱好者创作了一个个惊险神奇、充满幻想激情的故事。

这套科幻系列中的作品，涉及到宇宙天体、地外生命、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环境保护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知识，具有较高的科学含量。作家们展开想像的翅膀，以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深刻细腻的人物刻画，生动形象的语言，将知识与幻想巧妙地融为一体，把读者带进新奇迷离的科幻世界，引导读者去探究人类之谜、自然之谜、生物之谜……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也是人类不断将幻想变成现实的世纪。我社出版的这套“金蚂蚁科幻系列”，是奉献给读者的可口精神大餐，在激发人们热爱科学、勇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幻想的快乐。



目 录



壮哉	071	1
醒来了	1	
献身	18	
哇噻	风华少年	37
1999年9月9日	38	
猫友	45	
同学们	51	
生活在继续	57	
梦中少女——莘莘	63	
葛际平醉醺醺出场	70	
所有禁锢的信息都要被释放	76	
一个美好的九月	83	
葛际平的地震“情结”	91	
快乐的国庆PARTY	97	
秋雨十月不胜寒	102	
谁为谁伤了心	110	
小姨的车祸正当其时	114	
灵感总在灯火阑珊处	120	



创造充满无穷乐趣	124
地震来了	131
图纸和样品之间的距离	137
猫儿自有它的秘密	143
都是头发惹的祸	154
鬼的影子猫捉到	164
我的发明	179
规模试验	186
飞船上的变故	196
莘莘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205
神兮 塔山洞天	212
事情总是从节外生枝开始.....	212
山中自有风光	232
沙漠里	247
金字塔山	271
真相大白了吗	291
后记	322



壮哉 071

外星人的飞船降临地球，引发了一个悲壮、
感人的曲折故事

醒 来 了

猫睁开眼睛。

杂沓的脚步声惊动了它，猫终于从酣沉的睡梦中抬起头。应该醒了。它抖抖身上的尘土，站起来，弓紧身子打了个哈欠。空气陈腐、肮脏，猫被呛得连连喷嚏。它伸展四肢，拉直身体，还好，所有的关节仍然柔韧而灵活。

大声吆喝，拖动器皿，什么东西摔碎了，在不远处。猫机灵灵一个寒颤，多么纷乱的声音，像在遥远的梦境中经历过。猫恍恍惚惚，它的眼睛刚刚适应四边的昏暗，整个思想还沉浸于睡眠的麻木状态里。过了大半晌，猫才弄清楚自己被卷在一捆毯子中。毯子正在向外移动，猫死死抠住毛穗，憋足了劲往后拖。





“见鬼，这毯子真够沉的！”有人叫。猫松开爪子。人类的声音在它脑子里嗡嗡作响，震得它头痛。毯子一点点挪动，猫急忙后退，直退到后背抵在了冰冷冷的墙上。毯子一下子抽开，猫眼前豁然开朗。

粗壮的脚，粗壮的腿，再上去是粗壮的肚子，粗壮的脖子，粗壮的生满横肉的脸，脸上长一颗粗壮醒目的黑痣。

猫盯着人类，每根神经都因警戒而绷紧。“黑猫！真是霉头！”黑痣的声音沙哑阴沉，令猫很不舒服，一些遥远的也同样阴暗的事情扫过它的心头。猫瞪大眼睛，竭力回想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黑痣不容猫思索，抄起一把扫帚，挥舞着砸向猫：“死猫！一定是它把东西咬烂的。”

猫感到对方强烈的憎恶，本能地一跃，跳到高处。它脚下的东西散发着窒闷的橡胶气味，使它无法忍受。猫连忙蹦至一旁，稳住身体后才看清自己站在一盏大吊灯突兀的金属枝干上。吊灯下是几张歪七扭八摞起的桌子。

黑痣仰起的脸丑陋无比。有几个人跑过来，聚在他周围，七嘴八舌：“这猫好大！”“把桌子搬走！”“逮着了交老王做‘龙虎斗’。”“关上门！关上！”

他们都穿一模一样的蓝色衣服。猫对此产生极大的反感。从它嗓子底发出憋了许久的一声：“喵——噢！”

猫彻底清醒了。它感觉身体由于睡得太久而虚弱，



还不适合剧烈的战斗。它压抑着心底油然而生的怒火，仔细审视周围的环境。这是间大屋子，乱七八糟堆满东西，到处是搬迁后未整理的痕迹，只有一个门。

蓝衣服们开始爬桌子，猫不得不往更高处跳。如何摆脱这群疯子？扑下去，扑到黑痣脸上，吓他半死，然后夺门而出。这是个不错的方案。甚至可以在黑痣脸上抓出几道深深的血印。

猫低头看自己的爪子。爪子钝得厉害，很久没有修磨了。算了，这次先放过他。猫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人们追逐着它。猫发现天花板漏了一个洞，露出吊顶灰白的金属衍架。猫回过身，双眼迸发寒意逼人的目光。“喵——喵唔！”它厉声地叫着，随即轻轻一跃，跳进洞中，转瞬没了踪影。

“鬼猫还真会跑。”人们骂着。管事的进来：“还不干活！”

“头儿，这仓库里零碎真不少呢。听说这幢楼以前是医院，闹过鬼，是吗？”“穷鬼！医院经营不好，只好把病房的医疗设备搬出去改成酒店。这不关你们的事，干活干活！”

医院。生和死交替聚集的地方。消毒液的刺鼻味道，来来往往人们的严肃神色，构造复杂的机器上光泽闪烁。猫仿佛又嗅到、看到、感觉到。它不喜欢，甚至讨厌。

猫喜欢吊顶里的黝黑气氛。它在胶木衬上好好地把爪子磨利，然后钻进通风口。弯弯曲曲的通风管道一定





能通往外面的世界。猫在这时却犹豫不定。按理说它应该出去：它已经醒了；屋子里有想捕杀它的人；而吊顶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它总不能再倒头大睡吧？

但猫内心感到不能一走了之，不能随便离开，这是责任，也是约定。

约定？猫一惊：个性以独来独往闻名的猫，怎么会有约定束缚它的行动？是入睡前和谁约好了在此相会吗？和谁？它使劲想，但想不起来。

猫呆了半晌，到底肚子咕咕叫得厉害，饿死了可什么约定也实现不了。于是猫便向通风管道里走。管口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它的视野里。猫犹如重陷梦境，四周是漆黑而空洞的所在。似阴暗遥远的过去从漆黑中慢慢渗透出来，猫睁大眼睛，却看不清楚，更触摸不到。前方有隐约的光亮，猫加快脚步。必须先找到出路，猫对自己说，回忆在此时毫无意义。

风凉飕飕的，扑打在猫脸上。猫闻到风里清新鲜美的味道，那是阳光和空气的味道，是花儿和树木的味道。这使猫兴奋，步子一下子轻快起来，全然忘记了饥饿。猫只想立刻见到外面的世界。

也不知走了多久，猫依然陷在通风管道迷宫样的道路中。猫决定换条路走。正好管道左边有块松动的挡板，它过去贴着管壁听了听，那边很安静。猫抓咬一阵，已经腐朽的挡板便掉下，“当”的一声碰到管子底，露出个洞来。猫等了等，没有什么异常，就跳进洞，脚踩在聚酯化



纤制的隔离板上。又是吊顶，猫有些无奈。它感到疲惫，在吊顶上踱了一圈。

每隔一段距离，隔离板就开扇小窗，装了金属制的百叶。日光灯宁静的惨白从这些百叶窗外透进吊顶，让猫昏昏欲睡。

幸亏此时有开门的撞击声，高跟鞋的敲击声，女人们嘻嘻哈哈的笑声，把猫的困倦赶跑了。猫害怕再一次坠入深沉的睡梦中，便寻找声音最响的那个窗口。

隔着窗口的百叶，猫看见质地形状都不熟悉的办公桌、书架和椅子。几个服饰亮丽的女子正在吃一大盒松软纯白的食物。

“这蛋糕还不错吧？”其中一个女子问。蛋糕，烘烤制成的点心，猫也吃过。可是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蛋糕。猫耸耸鼻子，蛋糕的奶油香味十分浓郁甜腻。它不由得舔舔嘴唇。

“头儿来了。”女人们忽然慌乱地把盒子盖上，搁在邻近架子的下层。猫清清楚楚瞅见盒子里的蛋糕还剩下大半。房门开了，有人在门外喊：“下班走了，走了！”女人们收拾东西，关灯，锁门。猫等了一会儿。房间里静静弥漫着渐渐暗淡的黄昏。猫开始行动。它拧断百叶窗的搭扣，幸好牙齿还够尖利。接着它用前爪撬起窗户，前爪还不够灵活，但好歹窗户撬开个缝，它伸出头，整个身子也跟着挤了过去。在跳出百叶窗的瞬间，猫因两爪踏空而胆战心惊。但它马上就镇定了，腰一使劲，爪前伸，搭住





刚才瞄了半天的日光灯管，再加把劲，它便爬到灯管上。管子摇摇晃晃，它没有多耽误，一下子跳到文件柜上，然后是书桌、地板。猫来不及回味这一系列惊险动作，便直奔放蛋糕的架子。

蛋糕果真好吃，猫连盒子上沾的碎屑都舔干净。现在要是有水就好了。猫跳上桌子，桌子上还真有半杯水。纸杯边上还残存着女人殷红的唇印。它把头伸进纸杯。水竟然是黑色的，还带有药气和苦味。猫急忙拔出头，甩掉沾在两腮上的水。

猫从一张桌子踱到另一张桌子上，漫不经心，这种饭后的散步持续了一会儿。猫觉得应该思考些问题。它望望天花板，想到刚才是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的，颇为得意。它在压有日历和电话表的玻璃板上坐下来，慢慢洗脸，梳理身上的长毛。

房间里更黑了。猫向窗外看去。窗户很大，窗外一盏盏灯亮起来，建筑和树木渐渐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思考什么呢？猫跳到窗台上。窗外的世界由房屋、街道、招牌、车辆、卖小食品的中年人、跳皮筋的孩子以及从屋檐下流向街旁中国槐的一串串小灯组成。世界的尽头是巨大的、在空中闪烁的霓虹灯。

这一切猫都有点儿陌生又有些熟悉。它记得卤煮小肠的美味，它还知道地下阴沟里生活着肥大味美的老鼠。但它不记得城市在夜晚有这么明亮、这么热闹，它也不记得为什么跑到毯子里睡觉。猫倒是回忆起在屋顶和



墙头散步，沐浴月光，追逐星星的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
那是阴暗遥远的过去的过去。

猫糊涂了。过去的过去清晰可辨，过去却像它转着圈儿捉自己的尾巴，怎么也捉不到。过去是不是和约定有关？

有人开门。猫呼地蹿到桌下。是打扫卫生的工人。门半开着。猫意识到这是个机会，趁工人弯腰捆垃圾袋，它溜了出去。它要回到仓库去，从那里开始寻找过去或许会有答案。过去和约定一定有紧密关系。

门外，很长很静的走廊。猫贴着墙边走。它心神不定，脚步缓慢。如果在仓库里什么都找不到呢？那怎么办？怎么办？“凉拌”。从它沉郁的情绪里忽然蹦出这么一个不和谐的词汇，让猫稍稍放松。车到山前必有路，去仓库的路上什么也不要想。猫对自己说。

左拐，再左拐，过一道门，右转，又是门，再转，果然出现了楼梯。顺楼梯一直下去就能找到仓库。猫十分高兴，也不想自己从何得知楼梯的所在。它回过头扫视整个走廊。走廊左侧墙上挂着大大的数字钟：1998年5月24日

23: 17

猫浑身颤抖，五脏六腑都剧烈地哆嗦。关于时间，它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对，毫无疑问，它睡着前的那一天是1988年的9月20日。它绝不会记错，因为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它一觉竟睡了十年？没有一觉睡十年的猫，这不合逻辑，不合常理，不





数字刺痛了猫的眼睛，它惶然奔向楼梯。它恐惧思考。它只是一只猫。猫从不会浪费精力去想复杂的问题。但踏上楼梯的时候它迟疑了，内心深处涌起不能抑制的感情，非要弄清事情原委不可。猫转身回到走廊上。电梯。它疯狂地寻找电梯，终于在一个拐角找到了。电梯开关在猫无法够到的地方，猫焦急地四处张望，也许会有人来帮它。

走廊里冷清清的，地板反射着昏黄的灯光。不能指望人类。猫想。他们会逮着我做“龙虎斗”。猫转过头死盯住开关，眼珠子一动不动。开关上忽然亮了。稍过一会儿，电梯的门缓缓打开。猫一闪而入，恐怕被人看见，猫坐电梯是件不寻常的事。它知道。电梯门悄无声息地合拢。猫仰头看控制板：1, 2, 3……25，就是25层。猫就死盯住25，指示灯刹那亮了。猫感觉身体往下一沉，随即又是一松。电梯已经运行。狭窄封闭的电梯四壁光滑，里面空无一人，这给猫一份安全感。它嘘口气，根本不明白坐电梯是为了什么。

电梯停了。还是没完没了的走廊。秘密，阴谋。红色的血，翻滚着涌入脑海，猫恶心欲吐。它急忙加快步子。墙壁的米黄色已开始斑驳脱落，露出浅褐的血的痕迹。猫低下头。但那些痕迹连着它记忆中血色的画面，让它闻到了久远年代血腥的恐怖。

猫放弃思索，完全凭感觉走着。走廊越来越狭窄，两



个消防栓并排立在拐角，玻璃门上溅的油漆依然如故。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一切还和十年前相似。时间停滞在这里。相似，停滞。自己到过这里，十年前。猫恍惚。阴暗遥远的过去在朦朦胧胧的灯光中扑朔迷离。猫感到孤独和恐惧。它昏沉沉地走，带肉垫的爪掌落地无声。有时它站住等自己的影子跟上，仿佛这样就有了一个伴儿。

防火梯。架在走廊隐秘的凹处墙壁上。猫陡然一惊。这正是它要找的。梯子尽头的铁窗半开着。

半开的铁窗外是一抹清湛的深蓝夜空。

风呼呼吹动猫的尾巴，猫身上的每根毛都随风而舞。它此刻站在这幢 25 层大楼的屋顶平台上，天穹辽阔笼于它头顶，城市拥挤展现在它脚下。

天空的宁静与都市的喧嚣，形成巨大的反差。

猫处在反差正中，一时又新鲜又厌恶。它沿平台走了一圈。平台空旷，除了四侧防护的铁丝网外，什么也没有。猫心底也空旷旷的，十分寂寥。天空的吸引力消失了。猫情绪低落，从醒了就有的那种说不出的悲哀越发浓重地席卷了它。它忍不住狂叫，似乎借此就可以叫出心头的沉郁。

夜色深沉，天幕低垂，依稀有数千银星布满苍穹。猫仰头看天，看了许久，看得双眼模糊。

关于过去，关于未来，关于这个城市和这片辽阔深邃





的天空，猫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对自己这种介于知与不知间的状态，猫非常恼火。这不行，当然不行，没有过去就无法知道将来，就无法知道生活目的。必须确定生活目的，生存才有意义。有意义的生活才会充实快乐，胜可不喜，败亦不惊。

猫试图清理逻辑上的乱七八糟，但数字钟和褐色的血迹无法统一。是啊，对于一只睡了十年的猫，逻辑上的混乱是理所应当，可以理解的。

什么叫可以理解？猫会有这种想法吗？作为猫，这未免太离奇了。猫自嘲。也许真是睡得太久，神经短路了吧？

猫被脑子里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困扰。幸而肚子饿了，它一时顾不上再去思考人生。对于睡了十年的猫，几块蛋糕是不够补充消耗的体力的。

那一整夜猫便在大楼里转悠：下水道里逮住六只老鼠；办公室中翻出四包干脆面，两块巧克力；员工餐厅的厨房内找到半磅猪肝和一瓶鲜牛奶。人类的声音不再难听，人类的语言也能够理解。猫尽量躲着人，总的来说它对人类没有好感。它发现自己对这幢大楼相当熟悉，看来以前必定研究过大楼的每一个细节，也许是为了解决问题吧。

猫极力使问题简单化，当然，能不想是最好的。当它吃饱喝足回到屋顶上时，天色已亮，星星们退散了，城市的灯火也暗淡下去。猫听见汽车喇叭在清晨稀薄的空气